

汪景富
王华俊 编著

钟祥内幕秘闻实录



本书以大量确凿和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披露了钟祥史上——

光怪陆离的叛乱内情，惊心动魄的剿匪经过；
曲折微妙的官场斗法，如火如荼的战争场面；
精彩纷呈的社会百态，悚目惊心的惨案始末。

可谓惊险、传奇、新鲜、幽默；妙趣横生，秘
闻迭出；内容丰富，史料翔实。

作者简介

王华俊

王华俊，男，1936年元月7日生于钟祥，196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读的中文系，搞的却是体育，可谓“文武结合”。

先后在《中学语文》、《湖北体育史资料》、《荆楚文学》杂志，《莫愁湖》报等发表多篇论文、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撰写了《钟祥县志》体育篇。主编《钟祥体育志》，此书二十余万字。现为市作家协会会员，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文史员，《莫愁湖》报记者。

汪景富

汪景富，男，1954年7月生，钟祥柴湖人，中共党员，1979年10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现任钟祥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任，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钟祥市作家协会会员。近十年来，在全国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著述有《曾宪成传》，约12万字，主编有《钟祥当代名人录》，约18万字；负责组织编辑有《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钟祥》、《钟祥抗日烽火录》、《钟祥交通话历程》等书共50多万字。参与组织编辑《钟祥文史资料》6辑，约65万字。

目 录

乱世奸雄	(1)
一场乌烟瘴气的丑剧	(21)
民国年间土匪骚扰钟祥实录	(30)
驱黄事件	(36)
蒋介石与钟祥之役	(45)
李宗仁三来钟祥	(47)
流亡政府	(49)
县长罗天亚狱中交待	(54)
肖县长辞呈内幕	(59)
县长举措失检引起公愤	(63)
会办一戏言,县长一夜搭汉江桥三座	(64)
敢摸“老虎屁股”的县长	(66)
从乞丐到县长	(69)
五十年前的一桩悬案	(72)
县长被控受惩案选录	(76)
奇特的欢迎会	(90)
一个没有地盘的县长	(92)
民国钟祥籍的三位县长	(96)
解放钟祥国军防守内幕	(100)
三青团在钟祥始末	(104)

钟祥的洪帮组织	(111)
乙亥年钟祥水灾纪实	(119)
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钟祥	(122)
赵鹏飞其人其事	(135)
钟祥三怪	(139)
李先念在钟祥的革命活动	(143)
钟祥大剿匪纪实	(147)
钟祥籍最高将官饶正锡	(158)
男排国手张仁江	(159)
轰动全省的大冤案	(163)
惊国大案	(167)
枪药厂大爆炸	(171)
沉冤四十年	(173)
岳飞破郢州	(179)
李自成血战承天府	(181)
嘉靖皇帝南巡承天府	(186)
嘉靖皇帝选妃记	(191)
后记	(194)

乱世奸雄

1938年10月，日军铁蹄踏进鄂中腹地——钟祥。顿时，汉江两岸，战马嘶啸，炮声隆隆，铁甲滚滚，烽烟腾腾。在战争的夹缝里，在乱世的土壤中，土匪散勇乘机而起，致使匪祸愈演愈烈。这种土壤倒也产生出几个畸形人物，且在中华民国的历史舞台上很是折腾了一番。本文即是把其中的周良玉挑了出来，将其罪恶、丑陋、传奇的一生和盘托出，读者诸君也许能由此一睹当时中国社会之一斑。

一、弃戎从匪

周良玉，原名周如贵，又名周老八。1914年农历5月初8出生于钟祥县水湖（今大柴湖）贾家庙一个地主家庭。后迁居本地郑家集。其父周连生，靠租佃剥削，平时行医，为人还较厚道。其母陈氏，是个不成材的女人，常与土劣暗自来往。舅父是城南大恶霸。周良玉兄弟三人，大哥周展志，读过几年私塾；二哥周如奎，是个二流子；周良玉是老三，他人倒长得机灵，可惜这机灵没用在正道上。他17岁就跑到钟祥地主武装常联队学吹号，为时不久，又到县保安大队当号兵。他天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些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场面和消息，所交往的也都是一些反革命的刽子手，久而久之，养成了他反共反人民的劣根性。

1935年8月2日，周良玉参与县保安中队兵变劫狱行动。劫狱失败后，他认为当兵已是无望了，并且觉得没多大意

恩，乱世中国，有枪便是草头王。他乘机拖出几条枪，从此成为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后来因为枪被人搞走了，做坏事没了本钱，但他并不甘心。1936年春，他潜入沙洋商务会长周初银家豆腐铺里当长工，窥测机会，捞取资本。

就在周良玉当长工期间，周会长家里还有个经常出入的常客，名叫郭发昌，是沙洋镇保安团的一个连长，他经常明里暗里与周会长的女儿来往。周良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特别留心观察这个连长私生活的行动规律，寻机夺枪，捞点本钱。

1936年4月的一天下半夜，周良玉带着剪刀和匕首，潜入厕所内。因为这个连长每次从周小姐房里出来必先到厕所，然后整理衣冠归队。不出所料，早晨5点左右，这个连长歪戴军帽，斜挎手枪，衣襟未扣来到厕所。他刚拉开裤子，周良玉猛地窜出，大吼一声：“不许动，敢动一下老子要你的狗命！”当郭连长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周良玉迅即上前剪断了郭的手枪背带，将枪握在手中，用另一只手持刀捅进了郭连长的心窝，郭连长喊都未来得及喊叫一声就倒在地上毙了命。周良玉很快把手枪往裤带上一插，甩掉匕首和剪刀，挑起水桶离开了厕所。

谁知事不凑巧。周良玉刚走出厕所，周会长的大管家魏开桂到厕所解洩，发现连长死在厕所，立即拎起裤子，站在那里大喊大叫：“快来人啊，连长被人杀了！”顷刻，周家的家兵家将都出来了。周会长慌慌忙忙从床上爬起来到厕所一看，对大管家说：“还不赶快封锁大门，通知保安团来人，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由于周会长加强了警戒，周良玉当然也跑不掉。此时的周

良玉正躲在院墙边的一个角落里，窥测溜走的机会。他见大门紧闭，没有逃跑的机会，怎么办？不能坐以待毙。他将脑壳一抹，计上心来：突然想起了豆腐房东墙角有个洞，可直通中厅大院。于是他把水桶丢掉，随手抱了一捆干柴，朝豆腐房里走去。他爬出洞口，很快跳上中厅的屋梁上，掀开瓦片，撬开二匹椽子，扒在正房与中厅相接的剪沟里，略略找了点掩盖物，安安逸逸地睡起了大觉。

此时，周会长的家里好不热闹，保安团开来了百把人的队伍，沙洋镇的主要官员也闻讯赶来了。他们经过简单的案情分析，认为周良玉突然失踪与此案有关，将周列入重要嫌疑犯。一方面对周会长前厅后院里里外外进行搜查，另一方面将沙洋镇各出口要道进行封锁，还对集镇居民进行挨家挨户搜查，结果闹腾了两三天，也没搜出周良玉半根毫毛来，倒冤枉了不少人。最后周家拿出了 2000 块银元的安葬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到了第四天的夜半时分，还未饿死的周良玉才跳下房来，摸到豆腐房里喝饱了豆浆，提着手枪闯到会长的卧室里，逼着会长拿出 200 块银元，然后将会长的房门一锁，一溜烟的顺堤往北跑了。他一口气跑到姚集，过了汉江河，又继续朝旧口逃去。

周良玉来到旧口镇重演他响马、飞贼伎俩，很快就与国民党薛盛兰残部留在旧口的兵痞杨老七（河南人）挂上了钩，并打得火热。杨老七这时并无家小，只身住在堤边一间茅草房内，俩人吃住在一起。过了几天，他们的钱花光了，就趁夜晚天黑人静，挎着手枪来到旧口镇周仁和杂货铺，他们用计将周骗出来后，周良玉将手枪一拍说：“老子也姓周，自家子人，今天手中不便，找你‘借’1000 块银元，如果不肯赏脸，就别怪我不

客气！”周仁和由于经常被土匪敲诈，他知道土匪个个心狠手辣，如果不“借”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只好进屋将准备到汉口提贷的钱全部拿出来交给了周良玉。

周良玉初时掌握匪徒五、六人，隐藏于芦苇丛中，以旧口、水湖、罗汉寺为目标，勾结同类，抢劫枪支，武装自己，危害乡里。凡经其盘据地区之行人，多遭劫掠，很难幸免，即是“军差”也难逃厄运，轻者钱物一空，重者性命难保。他还经常扣押人质，奸淫妇女，各地富户大贾及有姿色女子颇为恐惧。

周匪势力发展到 30 多人时，他将这些匪徒明确分工，设立侦察、联络、拉票、拦路、抢劫、看管肉票和处理脏物等专班，致使钟祥城南一带和与之交界的京山、天门、荆门地区百姓被周匪闹得鸡犬不宁。一到夜晚，只要闻到犬吠，大人心惊，小孩止哭。黎民恨之入骨，多有申报请示政府派兵剿除的，无奈周匪早有防备，逃之夭夭。

二、水湖结义

在水湖老堤上，周良玉认识了一个外号叫邱斋公的老惯匪。邱是一个江湖人物，足智多谋，心狠手辣，手下有一帮人马。周良玉想，论势力自己不及邱，如果不与邱合作的话，那在水湖将难以立足，何不暂寄门下，扩大势力，然后再另立山头呢？所以周良玉选择了邱作靠山，经常大哥长、大哥短，极尽阿谀奉承。邱斋公见周良玉机智勇敢，又有几条人枪，便识为知己。因此，他们便拉帮结伙，拈香拜把，人称“八大金刚”。周排第八，故称周老八。

在他们跪拜天地，盟誓后的第二天，周良玉得知罗汉寺杨永久杂货铺里来了两个烟土贩子。这天晚上，周和拜把兄弟杨老七带领一伙土匪来到了罗汉寺，他们将这两个贩子骗到水

湖，将其杀掉，尸体扔进湖里。烟土一部分由周如奎和杨老七运到武汉卖掉，又从汉阳兵工厂买回 30 多条枪；另一部分与当地的一些豪绅暗地沟通，用枪支换烟土，从中渔利。周良玉不仅扩大了势力，而且也发了横财。

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又分头到马良、石牌等地探听情况，见机而作。半月后的一天，即 1938 年农历 11 月 9 日，周良玉得知檀合乡联保办公处主任蔡中林过生，晚上各保长甚至保丁也都要去祝贺，办公处只留下一个炊事员看门的情报。周良玉与匪徒们商议，决定晚上趁机把办公处里的 18 条枪抢回来。因此行动是与官方打交道，干系甚大，周良玉为了稳妥，又派杨老七扮成打鱼人，再次去侦探，结果情况属实。夜半时分，周良玉等人蒙面来到联保办公处，喊醒了炊事员杨兆群，用手枪逼着他说出了放枪的地方。他们把枪搞到手后，将杨捆在办公处门前一棵榆树上，并写了一张纸条，上书：“老子本姓天，住在水湖边。今日来借枪，明天打江山。”留名“八大金刚”，用尖刀插在树上。

这时，周良玉已有 50 多支长短枪了，哪个来用枪呢？他们分头到马良、水湖和刘集等地招兵买马，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容了各地的土匪、流寇和地痞 80 余人，成立了名曰“金刚团”的队伍，周良玉自任联队长，邱斋公任军师。

1939 年春，钟祥沦陷，周良玉乘国民党溃退之机劫夺了一批溃军的枪支，借国军的外衣，一变而成了钟祥、京山南部的官匪。此时，周良玉不把恩师邱斋公放在眼里，大事小事独断专行，把兄弟情谊忘得一干二净。邱斋公看到周良玉是一条“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怕早晚被吃掉，于是便移往他地，重树匪帜。

三、钟南称霸

周良玉自开辟了郢中以南的水湖、罗汉寺、长滩和旧口部分根据地后，并不满足。他说，我姓周，周即“周围”、“圆周”也；我排行周老八，八即“霸”也，天赐我占据四周，称霸一方，但我不敢有太大的理想，只图称霸郢南方圆百里，当一个“南天王”。

从此，这股土匪有组织的活动在钟(祥)、荆(门)、天(门)、京(山)四县毗邻地区。他们杀人越货，吞并武装，闹得方圆百里不得安宁。由于匪众势强，气焰嚣张，官府对其无可奈何。

周良玉为站稳脚跟，极力在官场上寻找靠山，不久，周良玉找了一个靠山，即国民党别动队第一纵队第一队长何汉操，周弄了个独立营长的头衔，成了亦官亦匪。这时，周明正言顺的将长滩埠、游家集和南新集等乡公所武装吞并了。此时，周良玉按正规部队进行编制，下设三个连，周的把兄弟李老五(李锡贵)为第一连连长，王老二(王本贵)为第二连连长，王占魁为第三连连长，杨老七为营副官。班排长大部分都是周的把兄弟。

接着，周又乘势硬逼强夺拉走了旧口区国民党区长田万金的武装，田大为恼火，一纸上告到县政府。县长段远谋找何汉操论理，何奈周不得，只好声明免除与周的关系，任段处理。段远谋亲率县保安队到游家集围剿周良玉，然而队伍还未出发，周已得情报，将队伍连夜拖到南山，重树土匪旗号，段无可奈何。

在汉川县担任国民党区长的蒋振民(水湖人)，他深知周良玉这号人的德性，只要送一顶乌纱帽，不怕他不就范。于是便自告奋勇回县向县政府陈说利害，替周、田讲和。段远谋权

衡再三，同意将周良玉队伍收编为钟祥县第二游击队第二中队，周任中队长。周良玉并非是安分守己之辈。

1940年6月，日军突破国民党襄河防线，向宜昌大举进攻。周良玉瞅准机会，在混乱中吃掉了他的“师傅”——第一中队汤天山的几十条人枪和嶓岷山下的江文诗、长滩埠的孙海泉、南新集的吴占清、罗家集的吴光炳等小股武装，新编两个连。周其势力增至五个连，约800余人枪，对外号称是“千人团”。这个时候，周良玉可谓羽毛已丰，气候大成。他开始着手准备搞地方自治，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对于地方上的事没有他拍板不算数，上级下达的任务没有他同意不能执行。他设立公堂，招练新兵，吞集公粮，巡视百姓，称王称霸，为所欲为。周良玉的这些举动，被时任钟祥县长的魏鸣阁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但无能为力。他多次到专署和省府秉报，说周已占据钟祥“半壁河山”，危害荆（门）、京（山）、天（门）和钟（祥）四县，请派兵剿之，结果不了了之。

这时，共产党派张文津、谢威等同志率领新四军一部挺进钟祥南山，与新编第三中队会合。中队副队长李金锡派人和周联络，周大为恐慌，感到对他威胁很大，便采取两面手法搪塞。同年9月初的一天，周良玉率部过襄河“视察”。在船上，船夫告诉周：毛凯率领新四军部队已过河，如早来半个时辰，你们就要碰头。

果然，没过多久，毛凯与周部就刀枪相见了，导火线是吴占清，这家伙曾与周良玉同在汤天山手下吹号，是个惯匪。自周良玉发迹后，他便打着周的旗号，自称是周的交际副官，住在石碑街上，敲诈勒索，被毛凯扣押。周良玉获悉后，威逼毛凯放人，否则血洗石碑。在群众的忿怒要求下，为打击周的嚣张

气焰，毛凯趁石牌热集，将吴占清当众枪毙在街上。周良玉哪能咽下这口气，他亲率部队攻打石牌。

时值襄河涨水，洪水泛滥，石牌外围是一片汪洋，周的队伍难以摆布。毛凯探听到周良玉进攻石牌的消息后，将部队埋伏在石牌东门王家桥两边。当周匪的全部人马走到桥中时，毛凯部奋力拼杀。周的排长王海白白送命。周良玉恼羞成怒，重新组织兵力，亲自督战。双方从中午对峙到傍晚才休战。这一仗周部伤亡 30 多人，新四军毛凯部伤亡也很重。

恰在这时，刚当上钟祥县县长的曾宪成也派两个县中队驻进了石牌。周老八知道曾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物，他只好避而远之，被迫返回河东。刚过河，便同新四军李炳南部狭路相逢，双方对峙了一天，后经谈判战斗才结束。

周良玉窜回襄东老堤，由于屡遭挫折，心情闷闷不乐。曾宪成乘机笼络周，派常诗荣和一位参议员到老堤从中周旋。接着又派部下寇振东去周部任副支队长。此时，国民党和日军都在拉拢周良玉。周良玉已感到“独立王国”难以独立，自己刚刚建立的小江山顷刻化为灰烬，以后怎么办呢？他几天来辗转反侧，睡不着，吃不好。

四、高集投敌

周良玉在暗中寻找出路。田万金、杨新诚主张将队伍拉到宜昌以西，投靠国军，摆脱共产党与日军纠缠；王锡仲、陆春阳和张建礼等主张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免除离乡之苦。周良玉认为，队伍拉到宜昌虽是一条出路，但手下都是些不肯离家的人，同共产党合作，别人可以，我不行，我落过槽，他们不会容纳。周主张留下。

周良玉带着队伍移驻新高家集，投敌迹象有所显露。新四

军觉察到这一点，夜袭周部。周良玉冲出包围，带着队伍逃往高集日军据点。当天上午，日伪鄂西保安军司令员熊光来高集为周接风，慰勉有加。

周部改编为鄂西保安军第一团，周良玉任团长，杨新诚为副团长，吴少时为书记官。团部设在高家集，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周展志，第二大队长周建礼。两个大队分别驻下阳港、陆家寨一带。以后，王玉山、杨海清带土匪武装投靠周良玉，又成立了第三大队，陆春阳为大队长。

1942年春，熊光令周良玉将团部移驻下阳港，第三大队推进罗家桥，企图打破新四军的封锁，强行夺粮。

陆春阳率两个中队和熊光的一个直属中队，在罗桥活动了几天，没有任何进展。周良玉深知罗桥为共产党活动区域，他怕队伍吃亏亲自到罗桥视察，认为此乃是非之地，不能持久。但又不敢自作主张，只是再三叮嘱部下要常移动地方，加强戒备。

周良玉回到下洋港，用电话向熊光作了汇报。熊光还要视日本人眼色行事，也不敢擅自作主，只得亲到罗桥巡视，向陆春阳询问了情况，是驻是撤未敢定夺。

下午两点，驻在罗桥东山山包上的三中队遭到新四军的攻击。陆春阳连忙下令西撤。撤出二华里远，又被另一部包围。陆春阳预感大事不好，一面指挥部队突围，一面盼望熊光派队增援，但他哪里想到，熊光在义和集听到枪声后，仅派出几十人做幌子，他自己却带着直属队逃之夭夭。陆春阳大队损失近30人，丢弃乘马两匹，步枪20余支，轻机枪一挺和大批大刀。夺粮计划被彻底粉碎。

五、更换主子

1942年10月，日军决定撤销旧口县，恢复钟祥县建制，令周良玉部开往钟祥县城缩编，以减少军费开支。周良玉视实力如命，要他缩编比掘他祖坟还难受。正在他坐卧不安的时刻，国民党安插在周部的一个姓黄的特务，带着电台和情报人员来了。经过一番口舌，周良玉决定投奔国民党五战区。便派周展志进驻长滩埠，探索路线。不久，日军命周良玉率部开往钟祥，这真是天赐良机。部队官兵早就想甩掉汉奸帽子，现在听说回到国民政府抗日，感到荣幸。因此，他们日夜兼程，行动迅速，下午从高集出发，经游家集、九里冲，夜间穿过京钟公路以北宿营，第二天就到了温峡口，等候五战区的命令。

队伍经过一天急行军，十分疲劳，再说温峡口紧靠国民党军防线，周良玉认为已进入安全区，没有加强戒备。哪想到日本人早有提防，并派部队监视，他们根本不把国军放在眼里，竟在其眼皮下袭击周部。周仓促应战，边打边跑。此战大队长周展志负伤身亡。

队伍开往宜城河东，驻扎王家集。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老河口召见了周良玉和田万金，经过一番交谈，李宗仁派一名高参带一千人到王家集，将队伍改编为第五战区第十挺进纵队，周良玉为纵队司令，派何鹏为副司令。设三个室，王锡仲为副官室主任，田万金为军需室主任，杨新诚为参谋室主任，王学金为秘书，辖两个支队，陆春阳为第一支队长，张建礼为第二支队长。纵队拥有1100余人，800多条枪。

经过短期训练，周部于1943年2月开往抗日前线——京山李家冲，接替游击队戴焕章的防线。

李家冲原是共产党的老区，国民党部队一来，大多数老百姓都走了。周部驻的时间不长，就遇到两大难题。首先，部队

给养难以筹集。每月五战区司令部虽然拨点款，也是杯水车薪，难以应付。从本地搜刮吧，老百姓本身就无米下锅，纵令周良玉威风再大也是徒劳。干把人吃饭成了大问题，薪响更谈不上，官兵开小差成风。其次是曾宪成的威胁。曾宪成是第五战区第三挺进纵队司令，上下左右关系比周良玉硬多了。曾想把周部并过来，让周当副司令，五战区基本没意见，周良玉哪里肯依！但又不肯明拒，利害关系最大的是京山防区，此地属随州专署管辖范围，专员曹勳同曾宪成是郎舅关系，如果曾宪成在中间说句话，周良玉哪有路可走，此时此刻，周良玉真是苦笑不得。

六、弃暗投明

怎么办？长期下去队伍不垮也会被曾宪成吃掉。日本人那里是去不成了，国民党更难缠。在走投无路时，他想到了新四军。他立即派王锡仲前往南山谈判。

当时，京钟南山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对周良玉的出身和为人是了解的，在是否收编问题上感到很犹豫，群众和地方干部反映很强烈。有的说：“这个朝三暮四、人面兽心、反动透顶的家伙，是养不家的，与其养虎遗患，不如早为除之。”有的说：“收编他可以，要将我军和他的部队打乱了重编，只有这样，才不会出问题。”还有的说：“我们拿一个团编个他，对他严加控制，如有异动，可立即予以解决。”

共产党京钟南山抗日根据地组织将这些意见及时向地委和军区反映了，当时地委和军分区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并将这些意见和党的政策与当前抗日大局进行了分析与研究，都认为周良玉确实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惟我们知道，就是日寇和国民党也知道，只是今日来投靠我们，不收编他，会堵塞来

者之路，特别是投降日本人，日本人容了他，投降国民党，国民党也容了他，唯独投靠我们，我们对他严加控制和吃掉，这以后还有谁敢来找我们呢？这与党的政策不合，我们绝不能这样做。至于将我们主力部队与他的部队打乱了混合整编，以我军的优良传统、革命行动去影响他，促使他转变，这是可以考虑的。因之最后研究决定，依照一般先例，于1943年4月将他的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特别第三旅，任命周为旅长。为满足他一旅三团的愿望和要求，地委和军区还将43团拨归三旅建制。下设三科：供给科长田万金，情报科长王锡仲，作战科长杨新诚。辖两个团：7团团长张建礼，8团团长陆春阳。改编的方式反映了共产党新四军的诚意，没有打散周部，仅派谢威和杜邦宪同志去旅部当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派周书、张烈为7团、8团的政委，以及少数政工干部和一个警卫排。

收编周部那一天，第三军分区在罗桥李家冲举行了欢迎大会，军分区司令员杨经曲和政委张执一亲临会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周部投奔表示热烈的欢迎。

周良玉投靠新四军，地委和军分区也曾考虑到他不易改造，并考虑到他还有再变的可能性，但认为他从日本人那里拖出来为时不到半年，从国民党里面拖出来的时间更短，他在我处，即令再变，也须经过一段时间，到那时，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相应处理，以弭患于未形。因此，旅政治部从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决定以诚相见，开展灵活多样的政治思想教育，提倡官兵平等，拥政爱民，逐步克服旧军队习气，并以43团的模範行为影响他，促使他自觉转变。在经济上予以特殊照顾，使其生活安定，容易接受改造。同时旅政治部还经常派文工团去进行戏剧演出，以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并苦